

Levi Thompson
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安娜·卡列尼娜 ①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 著 高惠群 傅石球 译

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
Л. Н. ТОЛСТОЙ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娜·卡列尼娜(上、下) / (俄)列夫·托尔斯泰著;
高惠群等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7
(托尔斯泰文集)
ISBN 978-7-5327-4954-6

I. 安… II. ①列…②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1212号

Л. Н. Толстой
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омах т. VIII-IX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

Москва, 1958、1959年版本译出

安娜·卡列尼娜(上、下)

高惠群等 / 译

责任编辑 / 吴健平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31.5 插页 4 字数 603,000

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4954-6/I·2779

上下册定价: 50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破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: 021-56135113

译 本 序
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(1873—1878)是俄国大文豪列夫·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巨著。起初,托翁只打算把它写成一部“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”(贝奇科夫语),仅用了五十天他便粗略地完成了全书。五年多以后,在前后用过《年轻太太》、《两段婚姻》、《两对夫妻》等书名后,它以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名字问世了。

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应该包括三方面,即安娜的个人悲剧;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——沙龙、军官俱乐部、舞会、戏院、赛马……以及自传的性质。
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开篇第一句话,对于中国读者,甚至没有读过此书的中国人来说,都不陌生:“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,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。”安娜是一位穿着黑衣的最迷人的少妇,她善良、聪慧、生命力旺盛,男人和女人都为她着迷。她身上迸发出的爱情“含有一种暴烈的、肉感的、专横的性格”(罗曼·罗兰语)。其实,作家对婚姻、家庭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动笔撰写这部小说前的五年,即1868年,这一年,他在题为《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》一文中说:“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,那是无限多样化的;而母亲的天职呢,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,这是唯一确定

无疑的。”托尔斯泰借列文和吉提的恋爱婚姻表达出这一妇女观、家庭观。紧随这段话托翁又说：“虽然如此，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，而选择虚假的，即其他的使命……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，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(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)下才能实现……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，她就越完美。”由此不难理解，托尔斯泰为何将安娜命运的结局安排为卧轨自杀——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七部第三十章，安娜还在想着“只要办完离婚手续，阿列克谢·亚力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扎还给我，我就与渥伦斯基结婚”。既然还不牺牲个人的追求，在托翁看来，这样的女子就完美不起来，那就让她毁灭吧！可小说并没有因为安娜的死亡而结束。整个第八部的十九个章节的内容，就如同《战争与和平》长长的“尾声”，如果以西欧小说式的结局为标准，这已不像是“尾声”。

可见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不只是关注安娜的死，安娜的悲剧一直扩展到所有家庭的幸与不幸。在对安娜形象的塑造上，托尔斯泰倾注了他对人的肉体本能因素、人的伦理因素、人的“灵魂”因素、人的社会因素等的思考与体悟。在此部小说之后的《忏悔录》(1879—1882)中，托翁还在进行着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精神探索。

查晓燕

2006.3.22

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①

第一部

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。

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套。妻子得知丈夫和过去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，就对丈夫声称，不可能和他同住在一个家里。这种局面僵持到第三天，夫妻双方及全体家人都有痛切感受。大家觉得住在一起实在无聊，随便哪家客店里偶然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，奥勃朗斯基家的人关系更好些。妻子不出房门，丈夫三日不归。孩子们满屋乱跑，无人照料。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，写信请朋友重新找份工作。厨师昨天就离开了家，在午餐时走的。打下手的厨娘，还有马车夫也都要求辞工。

吵闹的第三天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·奥勃朗斯基公爵(在社交场合他叫斯季瓦)在通常时间、即上午八时醒来，但不在妻子的卧室，而在书房里的山羊皮长沙发上。他在弹簧上翻了一下保养得很好的丰满身体，紧紧搂住枕头，把脸埋进去，似乎还想好好睡一觉，可是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，坐在沙发上，睁开了眼睛。

“哦，哦，梦见什么了？”他想起做过一个梦。“哦，梦见什么了？对了！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^①举行宴会；不，不在达姆施塔特，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。对，那个达姆施塔特在美国。对，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设宴，对的，大家都唱我的宝贝^②，不是我的宝贝，比这更好听的，还有那些细颈小玻璃瓶，原来都是一个个女人。”他回忆着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，微笑着沉思起来。“哦，是个好梦，非常之好。梦里还有许多美妙的东西，难以言传，醒了连什么情景也说不清楚了。”他看见一道亮光从呢绒窗幔的边缘射进来，高兴地把腿伸到沙发下面，用脚探到妻子为他绣上花的那双金黄色羊皮便鞋(去年的生日礼物)，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，并不起身，把手伸向他在卧室里挂睡衣的老地方。这当儿他才猛然想起，他怎么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而睡在书房里。脸上的笑容不见了，他蹙起了眉头。

“唉，唉！……”他咕咕哝哝地说，回忆起事情的全部经过。脑海中又出现了同妻子口角的所有细节，想起他那进退维谷的处境，还有他犯下的最使人痛苦的过错。

“是啊！她不肯宽恕我，不可能宽恕我。最糟糕的是一切皆由我而起，而又不能怪我。这是整个悲剧所在，”他这样想，“唉，唉！”他悲观失望，又想起了这场口角中最令他痛苦的那些情景。

最难堪的是起初的那一刻，当时他刚看完戏回家，高高兴兴，心满意足，手里还拿着一只大梨子准备送给妻子，可是在客厅里没见到她；奇怪的是，她也不在书房，最后在卧室里找到她，她手里正拿着那封使丑事败露的倒霉的信。

多莉是个操劳不停、他认为不大聪明的女人。这时她手里拿着那封信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带着恐惧、绝望而愤怒的神情注视着他。

“这是什么？这？”她指着信问道。

每次回想到这里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总是很苦恼，倒不是为了那件事本身，主要是他对妻子的质问竟然作出了那样的回答。

① 德国西部城市。

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。

当时他的处境，正像那些干了十分丢脸的事突然被揭发出来的人一样。妻子揭了他的丑，而他却不能神色镇定地应付他面临的局面。他本可以表示委屈，可以否认、辩解、求饶，甚至哪怕是满不在乎也好，可是他却干了什么啊！在他的脸上，居然不由自主地(那是“大脑反射”——爱好生理学的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这样认为)露出了他平时那副憨厚的，而现在却是愚蠢的微笑。

他不能自宥这愚蠢的一笑。多莉看到这副笑容，仿佛肉体疼痛似的颤栗了一下，接着就狠狠地发作起来，以她特有的急躁劲，滔滔不绝地喷吐了一通尖酸刻薄的话，然后奔出房间。打那以后，她再也不见丈夫的面了。

“都怪这愚蠢的一笑。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想。

“可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他在绝望地自言自语，找不到答案。

二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对自己倒也实事求是。他并不自我欺骗，相信自己对做过的事追悔莫及。他是一个三十四岁、漂亮而多情的男子。妻子只比他小一岁，是现有的五个孩子、还有两个已夭折的孩子的母亲。他并不爱她，对此他至今倒也无悔。他所后悔的，只是没有把那件事更好地瞒住她。不过，他仍然感到处境困难，妻子、孩子，还有自己都很可怜。要是他早先料到这个消息对妻子打击如此之大，也许会对她紧紧掩盖住自己的罪过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，他只是模糊感到，妻子早已觉察到他的不忠，只不过眼开眼闭罢了。他甚至觉得，她身体虚弱，人老珠黄，

姿色平常，毫无出众之处，仅仅是一位家庭慈母，平心而论，她应该是宽大为怀的。结果事情却闹得适得其反。

“唉，可怕！哎呀呀，真可怕！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不断嘀咕着，却想不出办法。“这以前一切多么美好，我们生活得多么和睦！她有孩子们在身边，感到满足和幸福，我也从不干涉她，让她忙孩子忙家务，遂了她的心意。说实在的，糟糕的就是她来当了我们的家庭教师。勾搭家庭教师确实有些庸俗下流。可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家庭教师啊！（他真切地回忆起罗朗小姐^①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。）她在我家时，我丝毫不曾放肆。最糟的是她现在已经……偏偏这就像故意作对似的！哎呀呀！这可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”

答案没有找到。只有生活能给他提供一个普通的解答，可以用它来应付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。这个解答是：去过日常生活，把烦恼丢在脑后。他想回到梦中去，这要等到夜晚才行。梦中的音乐，那些玻璃瓶女人的歌唱此刻不可能重温。看来，他只能在糊里糊涂的日子里去忘忧解愁了。

“以后再说吧。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自语道，穿上那件浅蓝丝绸衬里的灰色睡衣，系好绦带，往宽阔的胸腔里足足地吸了口气，迈开他丰满身躯下面那双轻快的外八字脚，像平时一样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使劲地按了按铃。应声进来的是他的老仆马特维，手里拿着衣服、靴子和一封电报。随后走进来的是带着刮脸用具的理发匠。

“机关里有公文来吗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，接过电报，在镜子前坐下来。

“放在桌上了，”马特维答道，带着询问和关切的神情瞥了主

^① 原文为法文。本书法文使用较多，以后不再注明，仅以字体区别，其他外文仍加注文种。

人一眼，停了一会，又狡黠地笑笑说：“车夫主人那边有人来过。”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没有搭腔，只是从镜子里瞥了马特维一眼；两人目光在镜中相遇，可以看出，他们是心照不宣的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仿佛在问：“你干吗说这个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

马特维把双手插进外衣口袋，挪了挪腿，脸上带着笑意，默默地、和善地看了主人一眼。

“我叫他们礼拜天来，何必来早了麻烦您又自找麻烦。”马特维的这句话显然是事先考虑好的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明白，马特维是想说句笑话逗引别人的注意。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，猜懂了译电中常见的几个错别字，顿时喜形于色。

“马特维，我妹妹安娜·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就到。”他说。这时理发匠正在修剪他那又长又卷的络腮胡子，使淡红色的皮肤显露出来，他示意那只溜光的胖手暂停一下。

“谢天谢地。”马特维说，表示他和主人同样明白这次来访的意义，也就是说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这位亲爱的胞妹安娜·阿尔卡季耶夫娜，她可能促成兄嫂重新和好。

“一个人来，还是同她先生一道来？”马特维问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不能说话，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的胡子，他竖起一根手指，马特维在镜子里点点头。

“一个人。要在楼上收拾房间吗？”

“禀报达里娅^①·亚历山德罗夫娜，她自会吩咐的。”

“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？”马特维有些怀疑地问。

“对，禀报她。把电报也拿去，然后告诉我她有何吩咐。”

^① 达里娅是多莉的本名，多莉是小名。

“您想试探一下，”马特维心里明白，嘴上却说：

“遵命。”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梳洗完毕，正准备穿戴，这时马特维手里拿着那份电报，慢吞吞地，把靴子踩得吱吱作响地回到房里来。理发匠已经走了。

“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禀报您，她就要走了。说随便他，也就是您，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马特维说，眼睛里含着笑意，把双手插进衣袋，侧着脑袋，凝视着主人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，漂亮的脸上露出宽厚而又可怜的笑容。

“啊？马特维？”他摇摇头说。

“没关系，老爷，会顺利解决的。”马特维说。

“会顺利解决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

“你这样认为吗？那是谁呀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，他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。

“是我。”一个稳重悦耳的女人声音说，接着，奶妈马特廖娜·菲利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脸从门外伸了进来。

“什么事，马特廖莎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朝门口迎去。

虽然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应该对妻子负全部罪责，他自己也觉得是这样，但是家中几乎所有的人，包括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奶妈在内，全都站在他一边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他闷闷不乐地问。

“您去一趟吧，老爷，去认个错。也许上帝会帮助您。她痛苦极了，看着多可怜，家里都闹翻天了。老爷，可怜可怜孩子们吧。认个错，老爷。没有办法呀！想图快活也得要……”

“她不肯见我……”

“您只管去认错。上帝会发慈悲的，您祷告上帝，老爷，祷告上帝吧。”

“那好，你去吧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说，突然涨红了脸。“喂，现在穿衣服吧，”他对马特维说，动作利落地脱下了睡衣。

马特维把衬衫张开伺候着，就像举着一个马鞭，轻轻吹去上面的纤尘，带着明显满意的神情把它套在主人娇贵的身体上。

三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穿好衣服，往身上喷些香水，整理好衬衫的袖子，以习惯动作将香烟、皮夹、火柴和双链条带坠子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里，然后抖了抖手帕。虽然他遇上了倒霉事，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、芳香，身体健康而有朝气。他微微颠着腿走进餐厅，那儿已经摆好了咖啡，旁边是信件和机关里来的公文。

他先看了信件。其中一个商人的来信很扫他的兴。此人想买妻子田庄上那片森林。森林固然该卖，只是眼下没有跟妻子和好前万万不可谈这件事。尤其令他不快的是，这种事情很可能使他面临的夫妻和解问题牵扯到金钱上的利害关系。难道他谋求与妻子和好就是出于这种利害关系，为了能卖掉那片森林吗？想到这里他感到受了侮辱。

看罢来信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把公文挪过来，匆匆翻阅了两个案卷，用粗大的铅笔做了些记号，然后推开公文，端起咖啡，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，边喝咖啡边看起报来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订的是一份自由主义报纸，不是极端自由

主义的，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。尽管他其实对科学、艺术和政治都不感兴趣，但他坚决拥护多数人和他订的报纸对这三类问题所持的观点，并且随着多数人观点的改变而改变，或者毋宁说，他并不改变观点，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中不知不觉地变化着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并不选择派别和观点，倒是这些派别和观点向他不招自来，就像他并不挑选礼帽或常礼服的样式，别人穿戴什么他就跟着买什么。对于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他，对于一个成年人通常要开展某些精神活动而言，持有一种观点，就像戴一顶礼帽那样必需。如果说，他更有理由喜欢自由派，而不像他圈子里的许多人士那样赞成保守派，那倒并不是他认为自由派更有道理些，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。自由党常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，说的倒不假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就是债台高筑，正缺钱花。自由党说婚姻制度过时，必须加以改革，不错，家庭生活对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甚少乐趣，还迫使他违心地撒谎和装模作样。自由党说，或者毋宁说是暗示，宗教不过是给野蛮人套上的笼头，确实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只做一会儿祈祷两腿就疼得要命；再说他也不明白，现世的生活本可以过得很快活，为什么还要用恐怖夸张的语言谈论来世呢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也爱开个玩笑，捉弄一下老实人，例如他说，既然要炫耀家族门第，就不该只算到留里克^①为止，还应该承认最早的祖先——猿猴。就这样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对自由主义已习以为常，他喜欢看自己订的报纸，犹如饭后抽一支雪茄烟，使他头脑中产生轻雾似的朦胧感。他看到社论里说，有人叫嚷什么激进主义要吞噬一切保守分子，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阻挡革命祸水，这种叫嚷在当代实在大可不必，相反，“据我们看来，

^① 留里克王朝(869—1598)的奠基者，俄国王族及某些贵族被认为是其后裔。

危险并不在于什么假想的革命祸水，而在于传统势力之顽固不化，阻碍进步”云云。他又看到另一篇文章谈到财政问题，其中提到边沁^①和米勒^②，并对财政部语涉讥诮。凭着他特有的敏捷思路，他懂得各种讥诮的含义：谁讥诮谁以及因为何事而发；这种揣测常使他感受到一种乐趣。但是今天，想起了马特廖娜·菲利莫诺夫娜出的主意，想到家中诸事不遂，乐趣就变成了扫兴。报上还说，据闻，贝斯特伯爵已经到了威斯巴登。报上还有那些染头发、卖马车、征婚之类的广告，这些消息都不能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滑稽有趣了。

看过报纸，喝完第二杯咖啡，吃了一块黄油白面包，他站起身，抖去西装背心的面包屑，舒展一下宽阔的胸膛，愉快地笑了——倒不是他的心情特别愉快，而是因为他的消化功能良好。

不过，这愉快的一笑立刻勾起了全部往事，他又陷入了沉思。

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说话声(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)。他俩在搬运什么东西，弄翻在地上了。

“我说过，不能让旅客坐在车顶上，”小姑娘用英语嚷道，“去捡起来呀！”

“全都乱了套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心想，“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。”他走到门口叫住了他们。姐弟俩扔下当作火车玩的小匣子，朝父亲走来。

小姑娘是父亲的宝贝，她大胆地跑了进来，搂住父亲，笑着吊在他脖子上，像平时那样喜欢闻他络腮胡子上熟悉的香水气味。最后，小姑娘吻了吻父亲因为弯下身体而涨红了的那张慈爱的脸，松开双手，待要跑出去，父亲却拉住了她。

“妈妈怎么样？”他问道，一边抚摩着女儿柔嫩光滑的脖子。

① 边沁(1748—1832)，英国哲学家，功利主义哲学创始人。

② 米勒(1806—1873)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。